《臺灣史研究》
第 22 卷第 2 期，頁 151-196
民國 104 年 6 月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臺灣南部考古出土與傳世的西方銀幣研究

盧泰康*

摘　要

史料中所見十七至十九世紀臺灣地區流通的西方銀幣，又稱洋銀、番銀，種類繁多，且流通數量頗大，但歷來少有考古出土資料介紹，亦罕見相關的研究分析與討論。本文主要探討近年考古發掘工作成果、田野調查，以及博物館收藏的傳世西方銀幣資料，所確認之西方銀幣類型，包含荷蘭 Stuvier 銀幣、西班牙雙地球雙柱里爾銀幣（花邊銀）、西班牙國王頭像里爾銀幣（佛頭銀）、墨西哥鷹銀（鷹洋），以及運用西方設備鑄造的西式日本圓銀。本文除了針對各類銀幣實物之紋飾特徵、銘文內容、所屬年代、幣值等細節，進行觀察與分析外，同時配合科學檢測成分分析結果、考古與傳世文物交互比對，以及文獻史料梳理，分析、考證其所屬文化脈絡，藉以探究明清時期臺灣流通西方銀幣的具體面貌與價值。

關鍵詞：西方銀幣、洋銀、番銀、歷史考古、古物研究

*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副教授
來稿日期：2014 年 11 月 5 日；通過刊登：2015 年 2 月 24 日。

一、前言
二、類型描述與分析
三、分析與討論
四、結論

一、前言

史料所見十七至十九世紀臺灣地區所流通的西方銀幣，又稱洋銀、番銀，種類繁多，且流通數量頗大，但歷來少有考古出土資料報導，亦罕見相關研究分析與討論。本文主要藉由近年考古發掘工作成果、田野調查，以及公立博物館收藏之西方銀幣實物資料，配合科學檢測、相關文物比較，以及文獻史料梳理，討論明清時期臺灣流通西方銀幣的形制特徵與具體價值。

二、類型描述與分析

目前臺灣南部地區出土或官方傳世、具有西方風格的銀幣實物，類型包含荷蘭 Stuvier 銀幣、西班牙雙地球雙柱里爾銀幣（花邊銀）、西班牙國王頭像里爾銀幣（佛頭銀）、墨西哥鷹銀（鷹洋），以及運用西方造幣設備所鑄造的西式日本圓銀。以下分述各類銀幣之紋飾特徵、銘文內容、所屬年代與尺寸、重量，同時分析、考證其所屬文化脈絡。

（一）荷蘭 Stuvier 銀幣

1. 荷蘭 2 Stuvier 銀幣

出土於臺南市新市區社內遺址 D 區 T9P3 探坑 L34 層所發現的灰坑內，該錢幣出土時表面銅綠鏽蝕包覆，呈不規則橢圓形，後經科學成分分析檢測，始知其

為銀（Ag）、銅（Cu）合金，成分比例為銀約 72.8wt.%，銅約 26.3wt.%，確認應屬銀質貨幣。直徑 2.2 公分，厚 0.18 公分，重 1.40 克。根據 X 光拍攝結果，可知銀幣兩面皆有紋飾，重疊於 X 光影像圖中（圖 1）。[1] 銀幣表面再經文物清潔修護後，幣面紋飾已較為清楚可辨識：一面為「獅子持劍」紋（圖 2），獅子頭向朝左，一手在上，持劍上舉，另一手在下，持扇狀物（應為一捆箭，見下文頁 166-167 討論），左上側邊緣可見連珠紋，左腳掌上接近幣緣處可見「2」字，獅尾旁接近錢幣左下緣，可見「S」字。另一面由三排英文字母與一排羅馬數字組成（圖 3），由上至下分別為「Z、E、□【E】」、「□【L】、□【A】、N」、「D、I、A」、「1640」，左上側邊緣可見連珠紋。依照其表面圖案與銘文特徵研判，可知本銀幣為 1640 年荷蘭澤蘭省（Zeeland，又可譯為熱蘭省或西蘭省）所鑄造。而所辨識出的「2」與「S」符號，顯示其面額與幣種為 2 Stuvier（Stiver），屬面額較小的荷蘭銀幣，是臺灣首次考古出土之十七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貨幣實物，極具重要價值。

2. 荷蘭 6 Stuvier 銀幣（Scheepjesschelling；船先令）

見於國立臺灣博物館收藏之阿美族瑪瑙珠銀幣胸飾，[2] 文物編號 AT003033。[3] 全組胸飾以 45 顆橙紅色瑪瑙珠串成（圖 4），[4] 其中尺寸最大的瑪瑙珠兩側，各穿墜一件銀幣。其中一件銀幣直徑 2.6 公分，厚 0.094 公分，重 4.42 克，正面為王冠與盾徽（圖 5），盾徽內依稀可見獅尾，盾徽右側可辨識「S」字樣，銀幣上緣穿孔兩側可見數字「1□13」。此件銀幣幣面磨損較為嚴重，盾徽左側原應有「6」字，現已完全未見，邊緣銘文僅可辨識出：「MO:NO:OR」、「EST」、「I」等字，其原完整銘文應為拉丁文「MO:NO:ORD:HOLL:ET WESTFRI:」，可翻譯

---

1 本件銀幣之科學成分分析、X 光影像拍攝與文物清潔修護工作，由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王竹平副研究員執行完成。相關細節內容參見盧泰康、李匡悌、王竹平，《臺南科學園區出土金屬器形制與製作工藝研究案期末報告》（臺東：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2010），委託單位：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執行單位：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

2 本件銀幣所屬瑪瑙珠胸飾之入藏時間，依館方研究人員研判，應可追溯至日治時期，雖然採集地點已無法確定，但可被視為首度確認之臺灣傳世荷蘭 6 Stuvier 銀幣案例，且與本文論述議題至關密切，故筆者決定納入分析討論範圍。

3 感謝國立臺灣博物館提供文物影像紀錄，並慨允筆者針對實物進行檢視測量、XRF 成分檢測分析，以及該館研究組組長李子寧、助理研究員吳佰祿教示相關典藏銀幣資料。

4 蕭宗煌、呂理政統籌策劃，《艾爾摩莎：大航海時代的臺灣與西班牙》（臺北：國立臺灣博物館，2006），頁 179 下圖。

為「荷蘭與西菲仕蘭邦國會訓令下所發行的新貨幣」。銀幣背面正中依稀可見多桅帆船形象（圖 6），邊緣銘文僅可辨識出「VIGILA」、「ONFIDENTES」等字，其原完整銘文應為拉丁文「VIGILATE DEO CONFIDENTES」，可翻譯為「信靠神的人要警醒」。[5] 銀幣穿孔處邊緣處可見鑿孔加工痕（圖 7），兩面各有一處陰刻細線圖形，形狀類似「W」、「X」符號（圖 8）。

本銀幣依照其表面圖案與銘文特徵研判，可知為荷蘭 6 Stuvier 銀幣，在荷蘭文中又稱此種銀幣為「船先令」（Scheepjesschelling），鑄造年代應為 1713 年（見下文頁 168 討論），是臺灣首次發現的傳世荷蘭銀幣類型，而其流傳方式亦相當特殊，是做為臺灣原住民裝飾品的形式保存至今。

本件瑪瑙珠胸飾串墜的荷蘭 6 Stuvier 銀幣，整體呈現灰黃金屬光澤（圖 9 右），若相較於國立臺灣博物館近年新購藏的另一件荷蘭 6 Stuvier 銀幣（文物編號 AM004477，1678 年鑄造），後者呈現相當閃亮銀白色調（圖 9 左）。故筆者決定針對上述兩件文物進行 XRF 成分分析儀檢測（表一），[6] 所得數據顯示瑪瑙珠串墜的 6 Stuvier 銀幣含銀量約在六成七左右，而此一成分比例特徵，大致接近臺南社內遺址出土的 2 Stuvier 銀幣之含銀量。

表一　國立臺灣博物館所藏兩件荷蘭 6 Stuvier 銀幣半定量合金成分比例（wt.%）表

編號＼成分	Ag（銀）	Cu（銅）	Pb（鉛）	Zn（鋅）	Sn（錫）
AT003033 瑪瑙珠 Stuvier 銀幣	66.97	31.02	1.05	0.54	0.36
AM004477 新購藏 Stuvier 銀幣	96.39	3.12	0.36	-	-

說明：筆者製表。

（二）西班牙雙地球雙柱 8 里爾銀幣

以臺南市鄭成功文物館所藏銀幣為例，[7] 文物編號 1298，直徑 3.938cm，厚 1.83cm，重 26.68g（換算兩制為七錢一分五釐）。銀幣正面見圖 10、圖 11，紋飾

[5] 本件銀幣之拉丁文銘文內容，感謝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助理教授于禮本代為釋讀。

[6] 檢測儀器採用 α6500-手持式 X 射線螢光分析儀（XRF），分析模式: Alloy Plus。

[7] 本文以下討論臺南市鄭成功文物館所藏西班牙銀幣文物，感謝臺南市政府文化局文化資產管理處提供藏品進行記錄與研究。有關此批銀幣的入藏時間與來源，經筆者查閱原始典藏資料，確認並未留下相關紀錄，但可確定是該館較為早期（日治時期至戰後初期）的收藏，並非近年購藏或接受捐贈之文物。

為雙地球自海水中浮起，象徵舊世界與新世界，地球上有皇冠，兩側有大力神赫克力斯（Hercules）立柱，柱身有捲軸纏繞，捲軸內有字，左側捲軸上可辨識出小字「PLUS」（圖 12），右側捲軸上可辨識出小字「VLTR」（圖 13），拉丁文意為「海外有天地」，象徵西班牙帝國發現新大陸與海外擴張。邊緣銘文：「VTRAQUE VNUM ＊ Q M ＊ 1735 ＊ Q M ＊」，拉丁文意為「合二為一」，1735 年，標示墨西哥城鑄造之符號（ Q M ）。銀幣背面見圖 14、圖 15，為西班牙王室盾徽，徽上有皇冠，徽盾中心橢圓圈內三朵百合，十字分割為四欄，內有雙城雙獅紋。盾徽左側銘文代碼：M、F，上為墨西哥王室鑄造所，下為造幣監督官之姓名縮寫。盾徽右側銘文：8，示意其面值 8 里爾（reals）。邊緣銘文：「D【EI】• G【RATIA】• HISPAN • ET • IND【IAS】• REX • PHILIP • V • 」，意為：蒙神恩寵，西班牙與印度的國王菲利浦五世。[8] 過去由臺南市政府所藏的這件西班牙雙地球雙柱 8 里爾銀幣，保存狀況相當良好，僅正面有一處相當細小的「右」字形戳印。透過 XRF 檢測所得之本件銀幣成分比例見表二。[9]

表二　編號 1298 銀幣半定量合金成分比例（wt.%）表

編號＼成分	Cu（銅）	Ag（銀）	Fe（鐵）	Pb（鉛）	Ir（銥）	Au（金）
1298-H-2	11.61	87.34	0.69	0.21	-	0.11
1298-P	11.03	88.09	0.48	0.29	-	-
平均值	11.32	87.72	0.59	-	-	-

說明：筆者製表。

（三）西班牙國王頭像里爾銀幣

正面有西班牙君主頭像的西班牙銀幣，在臺灣地區流通甚廣，又稱「佛頭銀」、「番頭銀」、「本洋」或「本銀」，[10] 為西班牙政府於 1773 年開始在中美洲墨西哥所鑄造之銀幣，歷經卡洛斯三世（CAROLUS III；鑄造於 1773 至 1788 年）、

[8] 感謝本刊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教示，「DEI GRATIA」又可譯為「得主之恩典」或「奉天承運」，是當時歐洲國王慣用的稱號格式，屬君權神授時期的概念。至於西班牙人所稱的「INDIAS」，則包含了墨西哥與秘魯兩個副王區，而墨西哥副王區尚且統轄菲律賓。

[9] 以下各節所列表格數據，為針對各類西班牙銀幣成分之分析結果，檢測儀器採用 DELTA Professional DPO2000 手持式 X 射線螢光分析儀（XRF），分析模式: Alloy Plus。

[10] 感謝本刊匿名審查委員教示，所謂「本洋」或「本銀」稱法的出現，是因為 1820 年代新鑄的墨西哥銀元開始在中國流通，而面對此一新型貨幣，方始將流通已久的西班牙銀幣稱作「本洋」。

卡洛斯四世（包含 CAROLUS IIII、CAROLUS IV 兩種銘款；鑄造於 1788 至 1808 年）、斐南迪七世（FERDIN [Ferdinand] VII；鑄造於 1808 至 1821 年）等幾位西班牙國王持續發行。

另一方面，由於這些銀幣的幣面帶有西班牙國王頭胸像與年號銘文，故清代的中國使用者以其羅馬數字之字體特徵，以及國王胸前披肩形態的特點，進而賦予「三工（III）、四工（IIII）、工半（VII）、正衣、反衣」等俗稱。[11] 以下即分述各類銀幣實例的紋飾特徵、銘款、幣值與成分檢測數據。

1. 西班牙卡洛斯三世 8 Real 銀幣

第一件案例出土於屏東縣恆春鎮社頂遺址的原住民排灣族墓葬（S.T.B1），[12] 該墓出土四枚銀幣中的一件，[13] 正面為國王半身胸像（圖 17），面容與衣褶線條較為模糊，邊緣一處銅鏽包覆，但仍可辨識銘文：「DEI • GRATIA • 1785 • □□□□□□□□【CAROLUS】III • 」，意為蒙神恩寵，1785 年，卡洛斯三世。銀幣背面紋飾較為清晰（圖 18），為西班牙王室盾徽，徽內十字分割，內有雙城雙獅紋，徽上有皇冠，兩側有大力神赫克力斯立柱，柱身有捲軸纏繞，捲軸內有字，內容已模糊不清，原應為西班牙文「PLUS VLTRA」（海外有天地）。[14] 邊緣銘文：「 • HISPAN • ET • IND • REX • $\overset{O}{M}$ • 8R • F • M • 」，意為西班牙與印度的國王；墨西哥城鑄造；面值 8 里爾；最後兩個字母為兩位造幣監督官之姓名縮寫。[15] 銀幣正面可見多處戳印符號，如「帶圈王字」、「長」、「天」等。

另一件卡洛斯三世 8 里爾銀幣案例，見於臺南市鄭成功文物館藏品，文物編號 1301，直徑 3.95cm，厚 0.274cm，重 26.59g（換算兩制為七錢一分三釐）。銀幣正面戳印太多以致無法辨認國王胸像（圖 19、圖 20），邊緣銘文僅見：「DEI

---

11 諸聯，《明齋小識》（臺北：新興書局有限公司，1978），卷十二：洋錢，頁 6223。

12 黃士強、陳有貝、顏學誠，《墾丁國家公園考古民族調查報告》（屏東：內政部營建署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1987），委託單位：內政部營建署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執行單位：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頁 31、33。

13 圖 17、圖 18 感謝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副教授陳有貝教示並提供影像紀錄。

14 保存完整之卡洛斯三世所鑄造西班牙 8 里耳銀幣（1773 年），此例可參見墨西哥阿卡波卡歷史博物館傳世收藏，引自たばこと塩の博物館編，《航路アジアへ！：鎖国前夜の東西交流》（東京：該館，1998），頁 110、圖 46-18。

15 關於里爾幣值之後字母的意涵，亦有人視其為造幣廠確認鑄造批次與數量的標記。參見周傳芳、周國卿，〈西班牙“人像雙柱”銀元版別初探〉，《收藏界》43: 7（2005 年 7 月），頁 41。

• GRATIA • 1783 • GAROLUS III • 」，意為蒙神恩寵，1783 年，卡洛斯三世。銀幣背面應為西班牙王室盾徽，但戳印紋過多導致無法辨識（圖 21、圖 22），邊緣銘文：「 • HISPAN • ET • IND • REX • $\overset{O}{M}$ • 8R • F • F • 」，意為西班牙與印度的國王；墨西哥城鑄造；面值 8 里爾；最後兩個字母為兩位造幣監督官之姓名縮寫。銀幣兩面均可見大量戳印符號，如「大」、「春」、「＊」、「王」等。所得 XRF 成分檢測數據見表三。

表三　編號 1301 銀幣半定量合金成分比例（wt.%）表

編號＼成分	Cu（銅）	Ag（銀）	Fe（鐵）	Pb（鉛）
1301-H	11.45	87.82	0.57	0.16
1301-P	3.01	96.94	0.37	0.22
1301-P-2	7.21	92.40	0.21	0.17
平均	7.22	92.39	-	-

說明：筆者製表。

2. 西班牙卡洛斯四世 8 Real 銀幣

本類西班牙銀幣，包含 CAROLUS IIII、CAROLUS IV 兩種銘款，以下分述：

CAROLUS IIII 國王銘款案例，可見於臺南市鄭成功文物館所藏銀幣，文物編號 1300-2，直徑 3.93cm，厚 0.26cm，重 26.88g（換算兩制為七錢二分一釐）。銀幣正面為國王半身胸像，裙狀披肩在後（圖 23、圖 24），邊緣銘文：「 • DEI • GRATIA • 1796 • CAROLUS IIII • 」，意為蒙神恩寵，1796 年，卡洛斯四世。銀幣背面為西班牙王室盾徽（圖 25、圖 26），徽內以橢圓圈為中心十字分割，內有雙城雙獅紋，徽上有皇冠，兩側有大力神赫克力斯立柱，柱身有捲軸纏繞，捲軸內有字，右側捲軸上可辨識出小字 VLTRA，應為西班牙文「PLUS VLTRA」（海外有天地）。邊緣銘文：「 • HISPAN • ET • IND • REX • $\overset{O}{M}$ • 8R • F • M • 」，意為西班牙與印度的國王；墨西哥城鑄造；面值 8 里爾；最後兩個字母為兩位造幣監督官之姓名縮寫。幣邊緣的壓印滾邊，呈圓環與長方框交錯排列而成（圖 27）。銀幣兩面皆可見多處戳印符號，如「＊」、「艮」、「寿」、「日」、「元」、「(」等（圖 28、圖 29）。透過 XRF 檢測所得本件銀幣之成分比例見表四。

表四　編號 1300-2 銀幣半定量合金成分比例（wt.%）表

編號＼成分%	Cu（銅）	Ag（銀）	Fe（鐵）	Pb（鉛）	Bi（鉍）	Au（金）
1300-2H	10.33	88.96	0.14	0.33	0.13	0.11
1300-2P	5.89	93.36	0.12	0.39	0.12	0.12
平均值	8.11	91.16	-	-	-	-

說明：筆者製表。

至於 CAROLUS IV 國王銘款案例，亦可見於臺南市鄭成功文物館所藏銀幣，文物編號 1302，直徑 4.025cm，厚 0.235cm，重 26.3g（換算兩制為七錢五釐）。正面戳印太多，導致幣面紋飾受損嚴重，無法辨認國王胸像（圖 30、圖 31），邊緣銘文僅見：「DEI • GRATIA • 1789 • GAROLUS IV • 」，意為蒙神恩寵，1789 年，卡洛斯四世。銀幣背面應為西班牙王室盾徽，亦因戳印紋過多導致無法辨識（圖 32、圖 33），邊緣銘文：「 • HISPAN • ET • IND • REX • $\overset{O}{M}$ • 8R • F • M • 」，意為西班牙與印度的國王；墨西哥城鑄造；面值 8 里爾；最後兩個字母為兩位造幣監督官之姓名縮寫。銀幣兩面皆可見大量戳印符號，如「恒」、「大」、「二」、「足」、「合」、「源」、「王王」等（圖 34、圖 35、圖 36）。透過 XRF 檢測所得本件銀幣之成分比例見表五。

表五　編號 1302 銀幣半定量統計合金成分比例（wt.%）表

編號＼成分	Cu（銅）	Ag（銀）	Fe（鐵）	Pb（鉛）	Au（金）
1302E	4.93	94.63	0.16	0.05	4.93
1302E-2	4.88	94.84	-	-	0.27
1302M	10.56	88.69	0.37	0.15	0.24
1302M-2	9.03	90.15	0.39	0.17	0.25
平均值	7.35	92.08	-	-	-

說明：筆者製表。

3. 西班牙卡洛斯四世 1 Real 銀幣

臺南市鄭成功文物館文物典藏編號 1322 銀幣，直徑 2.06cm，厚 0.111cm，重 2.87g（換算兩制為七分七釐），銀幣正面為國王半身胸像，裙狀披肩在後（圖 37、圖 38），邊緣銘文：「 • DEI • GRATIA • 1800 • CAROLUS IIII • 」。意為蒙神恩寵，1800 年，卡洛斯四世（1788-1808）。銀幣背面為西班牙王室盾徽，徽上有皇冠，徽盾中心橢圓圈內三朵百合，十字分割為四欄，內有雙城雙獅紋，兩側有

大力神赫克力斯立柱，柱身有捲軸纏繞（圖 39、圖 40）。邊緣銘文：「 • HISPAN • ET • IND • REX • $\frac{O}{M}$ • 1R • F • M • 」。意為西班牙與印度的國王；墨西哥城鑄造；面值 1 里爾；最後兩個字母為兩位造幣監督官之姓名縮寫。本件銀幣色澤略呈灰黃色，透過 XRF 檢測所得本件銀幣之成分比例見表六。

表六　編號 1322 銀幣半定量統計合金成分比例（wt.%）表

編號＼成分	Cu（銅）	Ag（銀）	Pb（鉛）	Fe（鐵）	Au（金）	Ni（鎳）	Zn（鋅）
1322 小 H	40.34	57.83	1.48	0.28	-	0.07	-
1322 小 H-2	37.90	60.42	1.33	0.14	0.13	0.08	-
1322 小 H-3	33.05	65.01	1.25	0.47	-	-	0.22
1322 小 P	29.97	67.98	1.08	0.51	0.12	0.08	0.27
1322 小 P-2	30.95	67.12	1.15	0.54	-	-	0.23
1322 小 P-3	29.92	68.02	1.10	0.52	0.14	-	0.29
平均值	33.69	64.40	1.23	-	-	-	-

說明：筆者製表。

另一件近年新發現的西班牙 1 里爾銀幣實例，其尺寸與銘文特徵，完全與上述臺南市鄭成功文物館藏品相同，為正式考古發掘文物，出土於臺南市南區之水交社清代漢人墓葬群 SJS-A-B9 墓葬，[16] 標本編號 UN-0116，直徑 2.06cm，厚 0.11cm，重 2.52g（換算兩制為六分八釐）。儘管水交社出土銀幣幣面的銘文保存狀況較差，但比對前述鄭成功文物所藏編號 1322 銀幣之後，可確定水交社墓葬出土者為西班牙 1 里爾銀幣。

銀幣正面為國王半身胸像（圖 41、圖 42），邊緣銘文：「 • DEI • GRATIA • 1800 • C□【A】ROLUS IIII • 」。意為蒙神恩寵，1800 年，卡洛斯四世。銀幣背面為西班牙王室盾徽（圖 43、圖 44），徽內十字分割，徽上有皇冠，兩側有大力神赫克力斯立柱，柱身有捲軸纏繞。邊緣銘文因殘損較無法辨識，僅有「 • HISPAN」等字勉強可見。本件出土銀幣於 2009 年首次利用 XRF 分析檢測其合金成分比例約為 73%銅（Cu）和 27%銀（Ag），[17] 而本文所進行第二次檢測數據則見表七。

---

16 盧泰康、李匡悌，《發現臺南水交社前清墓葬群》（臺南：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文博學院藝術史學系，2009），頁 37-41。

17 王竹平，〈臺南水交社墓葬群出土金屬遺物的修護及其脈絡考：以清代官帽頂飾與古錢幣為例〉，收於盧泰康主編，《臺灣文化資產中的出土文物研究與修護》（臺南：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文博學院藝術史學系，2014），頁 69。

表七　編號 UN0116 銀幣半定量統計合金成分比例（wt.%）表

編號＼成分	Cu（銅）	Ag（銀）	Fe（鐵）	Pb（鉛）	Zn（鋅）	Sn（錫）	Ir（銥）
UN0116H 缺口	70.22	29.66	0.09	0.03	-	-	-
UN0116H	70.39	29.47	0.09	0.05	-	-	-
UN0116P-1	75.95	23.83	0.13	0.10	-	-	-
UN0116P-2	74.32	25.55	0.08	0.01	-	-	-
UN0116P-3	79.84	18.53	0.27	0.17	0.5	0.38	0.29
平均	74.14	25.41	-	-	-	-	-

說明：筆者製表。

4. 西班牙卡洛斯四世 2 Real 銀幣

見於臺南市鄭成功文物館所藏銀幣，文物編號 1321，直徑 2.681cm，厚 0.145cm，重 6.04g（換算兩制為一錢六分二釐）。正面為國王半身胸像，裙狀披肩在後（圖 45、圖 46），邊緣銘文：「 • DEI • GRATIA • 1799 • CAROLUS IIII • 」，意為蒙神恩寵，1799 年，卡洛斯四世。銀幣背面為西班牙王室盾徽（圖 47、圖 48），徽上有皇冠，徽盾中心橢圓圈內三朵百合，十字分割為四欄，內有雙城雙獅紋，兩側有大力神赫克力斯立柱，柱身有捲軸纏繞。邊緣銘文：「 • HISPAN • ET • IND • REX • $\overset{O}{M}$ • 2R • F • M • 」，意為西班牙與印度的國王；墨西哥城鑄造；面值 2 里爾；最後兩個字母為兩位造幣監督官之姓名縮寫。錢幣上緣兩面皆有磨損痕，本件銀幣色澤略呈灰黃。透過 XRF 檢測所得本件銀幣之成分比例見表八。

表八　編號 1321 銀幣半定量統計合金成分比例（wt.%）表

編號＼成分	Cu（銅）	Ag（銀）	Fe（鐵）	Pb（鉛）	Au（金）	Ni（鎳）	Zn（鋅）
1321 中 H	42.43	57.13	0.11	0.07	0.17	0.09	-
1321 中 H-2	42.45	57.14	0.10	0.07	0.15	0.09	-
1321 中 H-3	42.39	56.75	0.27	0.07	0.16	0.09	0.28
1321 中 P	41.45	57.6	0.71	0.08	0.17	-	-
1321 中 P-2	41.43	57.37	0.85	0.10	0.15	0.09	-
1321 中 P-3	42.21	56.73	0.71	0.07	0.18	0.10	-
平均	42.06	57.12	-	-	-	-	-

說明：筆者製表。

5. 西班牙卡洛斯四世 4 Real 銀幣

見於臺南市鄭成功文物館所藏銀幣，文物編號 1320，直徑 3.207cm，厚 0.198cm，重 9.15g（換算兩制為二錢四分五釐）。銀幣正面為國王半身胸像，裙

狀披肩在後（圖 49、圖 50），邊緣銘文：「DEI • □□□□□□ • 1799 • CAROLUS IIII」，雖有部分損毀，但仍可確定其意為蒙神恩寵，1799 年，卡洛斯四世。銀幣背面為西班牙王室盾徽（圖 51、圖 52），徽上有皇冠，徽盾中心橢圓圈內三朵百合，十字分割為四欄，內有雙城雙獅紋，兩側有大力神赫克力斯立柱，柱身有捲軸纏繞。邊緣銘文：「 • HISPAN • E□ IND REX□□□ • □ • M • 」，意為西班牙與印度的國王；其後破損無法辨認，僅存最後一個造幣監督官之姓名縮寫字母。本件銀幣色澤略呈灰黃色，透過 XRF 檢測所得本件銀幣之成分比例見表九。

表九　編號 1320 銀幣半定量統計合金成分比例（wt.%）表

編號＼成分	Cu（銅）	Ag（銀）	Fe（鐵）	Pb（鉛）	Au（金）
1320 大 H	34.01	65.67	0.09	0.05	0.18
1320 大 H-2	33.18	66.48	0.13	0.04	0.16
1320 大 H-3	33.81	65.64	0.30	0.04	0.21
1320 大 H-Red	55.44	44.34	0.22	-	-
1320 大 P	46.83	52.81	0.22	-	0.15
1320 大 P-2	39.15	60.44	0.22	0.06	0.13
1320 大 P-3	46.47	53.11	0.24	0.05	0.12
平均值	41.27	58.36	-	-	-

說明：筆者製表。

透過尺寸比對後可以確定，本件銀幣幣值應為西班牙 4 里爾銀幣，相同此類藏品可見於墨西哥國立總督博物館所藏，卡洛斯四世 1790 年所鑄 4 里爾銀幣，該錢直徑為 3.4cm。[18]

6. 西班牙斐南迪七世 8 Real 銀幣

見於臺南市鄭成功文物館所藏銀幣，文物編號 1300-3，直徑 4.069cm，厚 0.286cm，重 26.46 g（換算兩制為七錢九釐）。銀幣正面戳印太多，以致無法辨認國王胸像（圖 53、圖 54），邊緣銘文僅見：「□E□ • GRATIA • 1818 • FERDIN（Ferdinand） VII • 」，意為蒙神恩寵，1818 年，斐迪南七世。銀幣背面為西班牙王室盾徽，亦因戳印紋過多導致無法辨識（圖 55、圖 56）。邊緣銘文：「 • H □□P□N • □T • IND • □□X • $\overset{O}{M}$ • 8R • I • L • 」，意為西班牙與印度的國王；墨西哥城鑄造；面值 8 里爾；最後兩個字母為兩位造幣監督官之姓名縮寫。

[18] たばこと塩の博物館編，《航路アジアへ！：鎖国前夜の東西交流》，頁 109、圖 46-12。

銀幣兩面皆可見大量戳印符號，如「H」、「卍」、「00」等（圖 57、圖 58、圖 59），其中甚至有戳印紋沖壓過強，以致穿過幣面者。透過 XRF 檢測所得本件銀幣之成分比例見表十。

表十　編號 1300-3 銀幣半定量統計合金成分比例（wt.%）表

編號＼成分	Cu（銅）	Ag（銀）	Fe（鐵）	Pb（鉛）
1300-3H	7.87	91.25	0.59	0.29
1300-3P	6.04	92.75	0.96	0.24
平均值	6.96	92.00	-	-

說明：筆者製表。

（四）墨西哥共和國 8 Real 銀幣

目前臺灣所見墨西哥銀幣以出土遺物為代表，以下列舉三件案例：首先是臺南市南區所發現的光緒甲午年（1894）晉江誥受朝議大夫張虞廷墓（圖 60），[19] 共出土兩枚墨西哥銀幣，第一件編號 TNCYTM-004，直徑 3.82cm，厚 0.23cm，重 24.51g（換算兩制為六錢五分七釐）。銀幣正面為墨西哥建國國徽（圖 61 左、圖 63），為一展翅雄鷹，嘴叼掌抓長蛇，另一掌踩仙人掌，邊緣銘文：「REPUBLICA M□【E】XICANA」（墨西哥共和國）；銀幣背面中央為一錐狀「自由之帽」（圖 62 左、圖 64），內有銘文 LIBE□□□【RIAD】，即西班牙文「自由」之意，四周散放 32 條長短不一的光柱，邊緣銘文：「☆8R・$\overset{O}{M}$・1869・G・R・10D s・.20G s」，幣值 8 里爾（Real），鑄造年分前之「$\overset{O}{M}$」符號，顯示其為墨西哥城鑄造廠所製，年分之後之四組字母，為批號確認標示。銀幣兩面皆可見多處戳印符號，如「)(」、「工」、「交」（圖 65）等。

第二件編號TNCYTM-005，直徑3.73cm，厚0.24cm，重量24.23g（換算兩制為六錢五分）。銀幣正面為墨西哥建國「展翅雄鷹」國徽（圖61右、圖66），嘴叼掌抓長蛇，掌踩仙人掌，邊緣銘文：「REPUBLICA MEXICANA」。銀幣背面中央之錐狀「自由之帽」內（圖62右、圖67），銘文完整：「LIBERIAD」，四周散放32條長短不一的光柱，邊緣銘文：「☆8R・$\overset{O}{M}$・1889・M・H・10D s

[19] 該墓於 2007 年 10 月至 11 月間，在臺南市南區永安街附近私人土地內被發現，可惜未經學術性考古調查與記錄，隨即遭民間施工人員破壞。待 2011 年 6 月筆者進行訪查時，僅存墓碑與部分由施工人員採集收存之該墓遺物可供記錄。

□□□ｓ」，幣值8里爾（Real），鑄造年分前之「Ⓜ」符號，顯示其亦為墨西哥城鑄造廠所製，年分之後的部分批號標示字母已無法辨識。銀幣兩面皆可見多處戳印符號，如「合」、「乂」（圖68）等。

另一件臺灣南部所發現的考古出土案例，見於屏東縣恆春鎮社頂遺址的原住民排灣族墓葬（S.T.B1）。出土四枚銀幣中之一件，[20] 紋飾保存完整，鑄造年代早於上述兩件臺南漢人墓葬出土者。[21] 正面為象徵墨西哥建國之「展翅雄鷹」國徽，邊緣銘文：「REPUBLICA MEXICANA」（墨西哥共和國），見圖 69；背面中央錐狀「自由之帽」（圖 70），內有銘文 LIBER□□□（IAD），四周散放 32 條長短不一的光柱，邊緣銘文：「☆8R・G・1862・Y・E・10Dｓ・.20Gｓ」，幣值 8 里耳（Real），鑄造年分前之「G」字，顯示其為瓜納華托（Guanajuato）鑄幣廠所製，[22] 年分之後的四組字母，為批號確認標示。銀幣背面可見「昊」戳印符號。特徵相同的出土墨西哥銀幣，曾見於福建漳州市區所發現之銀元窖藏（圖 71）。[23]

墨西哥銀幣是墨西哥革命、成功脫離西班牙統治後，於 1823 年起所鑄造的共和國銀元，其重量、銀色與西班牙佛頭銀相同。由於錢幣正面鑄鷹形，故稱為「鷹洋」或「鷹銀」，完整無疵，未有戳印破壞幣面紋飾者，則特稱為「白鳥銀」。[24] 另又有「英洋」之誤稱，則因咸豐年間，墨西哥銀幣載運來華者日多，市人不辨，誤以為其來自英吉利，以訛傳訛所致。[25] 此種墨西哥銀幣雖然保留了西班牙殖民地時期的「Real」做為貨幣單位，但是完全嶄新的幣面紋飾設計，反映了墨西哥共和國政治上的新訴求，正面的鷹紋，象徵墨西哥建城初始的阿茲特克（Aztec）傳說：該地是一隻老鷹被發現棲息在一株仙人掌上，嘴裡銜著一條蛇之所在，故

---

20 黃士強、陳有貝、顏學誠，《墾丁國家公園考古民族調查報告》，頁 31、33。

21 圖 69、圖 70 感謝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副教授陳有貝教示並提供文物影像紀錄。

22 瓜納華托（Guanajuato）位於墨西哥中部、距墨西哥城西北方 370 公里之處，是墨西哥史上開採銀礦的基地之一，引自〈瓜納華托〉，「維基百科中文版」，下載日期：2014 年 10 月 10 日，網址：http://zh.wikipedia.org/zh-tw/%E7%93%9C%E7%BA%B3%E5%8D%8E%E6%89%98。

23 漳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鑫榮花苑二期工地銀元窖藏清理簡報〉，《福建文博》72: 3（2010 年 9 月），頁 24-25。

24 張庸吾，〈清季之臺灣貨幣流通考〉，收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經濟史・初集》(臺北：臺灣銀行，1954)，頁 19；本文主要翻譯並刪節、改編自北山富久二郎，〈臺灣に於ける秤量貨幣制と我が幣制政策：「銀地金を流通せしむる金本位制」〉，《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政學科研究年報》2（1935 年 8 月），頁 7-283。

25 楊端六編著，《清代貨幣金融史稿》（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2），頁 278。

在此建立起城市；[26] 背面光輝散射下的自由之帽，則象徵了民族的解放與獨立。

（五）日本一圓銀幣

以誥受朝議大夫張虞廷墓（1894年）出土一枚為例，編號TNCYTM-006，直徑3.82cm，厚0.26cm，重25.41g（換算兩制為六錢八分）。銀幣正面中央銘有漢字楷書「一圓」字樣，上方為16瓣菊花徽章，兩側弧形花草枝葉，左側為桐花，右側為菊花，至下端以綬帶相結（圖72、圖74）。銀幣背面中央內圈連珠紋（日文稱「玉列」，共118顆），內有團龍火焰紋，龍首前方有火珠（圖73、圖75），周邊銘文：「大日本・明治二十年（1887）・416・ONE YEN・900・」。其中「416」為重量標示，單位應為「喱」（1grain，等於0.0648g），屬英美制最小重量單位，換算後為27.216g，大致等同於一般西班牙8里爾銀幣的重量。「900」則為含銀純度（fine）標示。另在銀幣兩面邊緣，環繞細小長方形突點，日文稱之為「馬齒」。幣身兩面皆可見多處戳印符號，如「足」、「忠」、「干」、「一」等（圖76、圖77）。

十九世紀晚期日本實施明治新政以後，進行幣制改革，採用金本位制，輔以銀、銅貨幣，並於明治3年（1870）引進西方機械造幣設備，鑄造西式圓形貨幣。為了在貿易上與當時國際通貨主流的墨西哥銀銀圓競爭，遂開始發行一圓銀幣，通稱「圓銀」，臺灣俗稱「日本龍銀」。依照紋飾、銘文與鑄造年分，可將此類日本圓銀分為三類：第一類為「旭日銀」，首次發行於明治3年，正面為旭日紋，背面為龍紋；第二類「貿易銀」，正面為「貿易銀」三字豎寫，背面為龍紋，僅於明治8至10年（1875-1877）間鑄造發行；第三類為「一圓銀」，即上文所舉銀幣實物，正面「一圓」二字豎寫，背面為龍紋，發行時間延續最長，始於明治7年（1874），至大正3年（1914）方止。[27] 此外，相同日本圓銀也曾見於福建漳州市區所發現的晚清銀元窖藏（圖78），[28] 該例幣面紋飾保存完整，可供吾人比對參考。

---

[26] Joe Cribb, Barrie Cook, and Ian Carradice, *The Coin Atlas: The World of Coinage from its Origins to the Present Day* (London: Time Warner Books, 2003), p. 187.

[27] 亀谷雅嗣，《日本の近代銀貨：一円銀貨の部》（東京：書信館出版株式会社，2003），頁 17-28；中川十二、渡部敦，《古銭入門：収集と利殖》（東京：日本文藝社，1973），頁 190-219。

[28] 漳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鑫榮花苑二期工地銀元窖藏清理簡報〉，頁 27-28。

三、分析與討論

臺灣南部地區考古出土或傳世收藏的各類西方銀幣，不僅映證了史料文獻所載各種洋銀在臺灣流通的狀況，同時也提供史料所無法呈現的多種訊息，包括錢幣類型與紋飾特徵、銘文、幣值、使用流通狀況等諸多細節，揭示了荷蘭時代至二十世紀初臺灣地區洋銀使用的具體面貌。以下就幾個議題分別進行討論：

（一）各類銀幣類型與流通年代

透過本文針對實物資料的觀察與比對，可知明清時期臺灣流通西方銀幣，包括荷蘭 Stuvier 銀幣、西班牙雙地球雙柱里爾銀幣（花邊銀）、西班牙國王頭像里爾銀幣（佛頭銀）、墨西哥鷹銀（鷹洋），以及日本圓銀。這些銀幣各自所屬的年代，可明確對應臺灣歷史時期的發展歷程。其中荷蘭 Stuvier 銀幣的流通年代為十七世紀，即荷據時期至清初左右；而西班牙所發行的機械壓製銀幣，[29] 是被用於清領乾隆朝以後的十八至十九世紀；到了清代晚期至二十世紀前半，則開始出現大量的墨西哥銀幣和日本圓銀。

（二）荷蘭 Stuvier 銀幣的幣值與流通

荷蘭 Stuvier 銀幣，屬面額較小之銀元，相較於荷蘭貿易貨幣中幾種面額較大的常見銀元，其兌換率可舉例如下：一個 Rijksdaalder 銀幣（兩盾半，重量約同西班牙 8 里爾銀幣），在十七世紀初可兌換 47 個 Stuvier；[30] 而一個 Florijn（荷盾，即 Dutch Gulden 或 Guilder）則可兌換 20 個 Stuviers。[31] 另 1645 年荷蘭東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簡稱「VOC」）在印尼巴達維亞所鑄造、發行的克朗銀幣（Crown，俗稱劍銀），可兌換 48 個 Stuiver 銀幣；[32] 至於

---

29 即本文所討論之西班牙雙地球雙柱銀幣與三種西班牙國王頭像銀幣。

30 Joe Cribb, Barrie Cook, and Ian Carradice, *The Coin Atlas: The World of Coinage from its Origins to the Present Day*, p. 43.

31 韓家寶、鄭維中譯著，王興安編校，《荷蘭時代臺灣告令集・婚姻與洗禮登錄簿》（臺北：曹永和文教基金會，2005），頁 144。

32 Sir John Bucknill, *The Coins of the Dutch East Indi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Series* (London: Spink & Son Ltd., 1931), pp. 34-35.

面額更小的荷蘭銅幣（Duit），則為 Stuvier 銀幣的八分之一。[33]

由於 Stuiver 小額銀幣的頻繁流通交易，導致錢體日益磨損，加上亞洲各地市場銀貨需求龐大而吸納銀幣，故 1639 年以後，荷盾與 Stuvier 的兌換比值調整為 1：48，之後持續降至 1：60，到了 1654 年還一度跌至 1：62。[34] 而臺南社內遺址出土的 Stuvier 銀幣，邊緣磨損嚴重，以致幣緣的連珠紋僅部分殘存，可算是當時 Stuvier 銀幣流通磨損，導致兌換率改變的一項實物考古證據。

此外，荷蘭東印度公司也普遍利用西班牙里爾（Real）進行亞洲貿易，在《熱蘭遮城日誌》中，可見 1645 年 10 月 16 日，大員的荷蘭商館通知駐在淡水的商務員，要求他之後使用里爾結帳，而一里爾可兌換 57 個 Stuvier 銀幣。[35] 里爾是西班牙銀幣的計量單位，當荷蘭東印度公司介入東亞貿易時，雖然有自己發行的貨幣，但常在貿易上採用已在亞洲流通甚久的西班牙銀幣，做為交易金額的單位。

有關荷蘭統治時期的 Stuvier 銀幣，在當時臺灣各種貨物交易與零售物價之間的對應關係，筆者目前雖未找到太多明確的資料，但仍有若干有趣的紀錄可供參考。例如 1654 年 6 月 17 日，由於蝗災疫情嚴重，故大員長官決定發布公告，命令在鄉村的中國農工去撲捉蝗蟲，並答應每捉一斤蝗蟲將支付他們一個 Stuvier 銀幣。[36]

社內遺址出土 Stuvier 銀幣之一面，辨識出「ZEELANDIA 1640」銘文，可知此為一枚來自荷蘭澤蘭省（Zeeland）在 1640 年所鑄造、發行的 Stuvier 銀幣，而非荷蘭東印度公司在亞洲所發行的貨幣。事實上，荷蘭東印度公司全期在東印度地區所流通的貨幣中，除了公司自行鑄造者之外，在母國流通的尼德蘭鑄造貨幣，也同時被用於東方。通常，這些來自荷蘭的歐洲貨幣流通於亞洲時，要比在母國更加受到使用者所喜愛，貨幣價值亦更高。[37]

社內遺址出土 Stuvier 銀幣的另一面紋飾，為「獅子持劍」紋，此類紋飾應屬澤蘭省所鑄 Stuvier 銀幣中，年代較早的錢紋母題，發行時間在 1614 至 1678 年之間。海外地區保存實物之中，與社內遺址出土銀幣相同的案例，參見 1640

---

33 Joe Cribb, Barrie Cook, and Ian Carradice, *The Coin Atlas: The World of Coinage from its Origins to the Present Day*, p. 44.

34 韓家寶、鄭維中譯著，王興安編校，《荷蘭時代臺灣告令集・婚姻與洗禮登錄簿》，頁 144。

35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二冊：1641-1648》（臺南：臺南市政府，2002），頁 471。

36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三冊：1648-1655》（臺南：臺南市政府，2004），頁 341。

37 Sir John Bucknill, *The Coins of the Dutch East Indi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Series*, p. 6.

年熱蘭省鑄造的 2 Stuvier 銀幣（圖 79）。[38] 這種「獅子持劍」的母題形象，同時也是尼德蘭王國紋章徽飾中的主要內容（圖 80），[39] 其特徵為獅頭朝左，張口吐舌，舉步前行，一手持劍上舉，另一手持七根成捆的箭，象徵著七省聯合。

到了 1680 年代初期，Stuvier 銀幣的獅紋母題發生變化，出現一種改以半截獅身自波濤中升起的圖案，參見 1681 年澤蘭省鑄造的 Stuvier 銀幣（圖 81）。[40] 另一方面，自 1681 至 1780 年之間，還有一種長期而廣泛流通的 Stuvier 銀幣獅紋，則是將獅子波濤紋置於徽章之內，徽頂覆以多葉王冠，參見 1730 年澤蘭省鑄造的 2 Stuvier 銀幣（圖 82），[41] 而此一徽飾正是澤蘭省的省徽（圖 83）。[42]

過去亞洲地區有關 Stuvier 銀幣的考古出土紀錄，是日本長崎的出島荷蘭商館遺跡，[43] 該件銀幣的鑄造時間為 1745 年（圖 84），[44] 遠遠晚於臺南社內遺址所發現的 1640 年 Stuvier 銀幣，而後者的鑄造年代，實可對應 1624 至 1661 年荷蘭人在臺灣統治之時。

十七世紀前半荷蘭東印度公司在臺灣南部的統治，對貨幣交易行為在臺灣的發展，有著相當關鍵性的影響，而西方貨幣也開始被引入島內原住民的聚落。依照臺南社內遺址的地緣位置，以及所出土的物質文化遺存，可明確對應文獻史料紀錄中西拉雅原住民所居住的新港社聚落。[45] 社內遺址所出土的荷蘭 Stuvier 銀幣，在當時可能具有交易兌換的功能而被使用，是臺灣首次考古出土、並經研究後確認的荷蘭貨幣。

至於國立臺灣博物館所藏瑪瑙珠胸飾上串墜的荷蘭 6 Stuvier 銀幣，則是另一件臺灣首次發現的傳世 Stuvier 銀幣案例。透過比對海外地區保存完整的傳世實

---

38 〈ZELLAND, 2-stuiver Zeeland, 1640〉，「Detectorvondsten.nl」，下載日期：2013 年 5 月 25 日，網址：http://www.detectorvondsten.nl/muntenalbum/provzilver.htm。

39 〈Coat of Arms of the Netherlands〉，「維基百科英文版」，下載日期：2013 年 5 月 26 日，網址：http://en.wikipedia.org/wiki/Coat_of_arms_of_the_Netherlands。

40 Sir John Bucknill, *The Coins of the Dutch East Indi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Series*, p. 38.

41 〈Virtuele munten verzameling〉，「Nederlandsemunten.nl」，下載日期：2013 年 5 月 25 日，網址：http://www.nederlandsemunten.nl/Virtuele_munten_verzameling/Virtuele_munten_verzameling_zonder_index.htm。

42 〈Zeeland, Netherlands Round Classic Sticker〉，「Zazzle」，下載日期：2013 年 5 月 25 日，網址：http://www.zazzle.com/zeeland_netherlands_round_sticker-217765391754359221。

43 山口美由紀，《長崎出島：甦るオランダ商館》（東京：同成社，2008），頁 114-115。

44 筆者 2010 年攝於日本九州長崎出島商館文物陳列室。

45 李匡悌，《三舍暨社內遺址受相關水利工程影響範圍搶救考古發掘工作計劃期末報告》（臺南：臺南縣政府，2004），委託單位：臺南縣政府；執行單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頁 16。

物可知，這種銀幣正面王冠下為荷蘭南部（Zuiderkwartier）舊省徽，內容為立獅朝左伸臂，張口吐舌，舉步前行，王冠頂部標示鑄造年分（圖 85），銀幣反面紋飾為三桅帆船揚帆於海波之上，船首朝右航行，船尾與桅頂皆有荷蘭旗幟飄揚（圖 86）。鑄造時間始於 1701 年，至 1767 年停鑄，[46] 故可推斷上述臺灣瑪瑙珠所墜 6 Stuvier 銀幣的鑄造年分應為 1713 年。

另一方面，這種又稱為「船先令」的荷蘭銀幣，也曾流入中國地區，而被中國錢幣收藏者所認識。例如清代中期安徽的古錢收藏名家倪模（1750-1825），就曾在著作《古今錢（泉）略》中列出兩種荷蘭 6 Stuvier 銀幣，其中一件即與臺灣傳世案例（圖 87 右）完全相同，但出於文化認知差異，他對此銀幣的觀察與描述，就顯現出相當程度的錯誤：

> 右銀洋錢，洋字邊，中為戰船揚帆形，一面上為花藻，下有方圈，內人形，徑一寸一分，重厚未聞。[47]

以上所舉兩件臺灣考古出土與傳世的荷蘭 Stuvier 銀幣實物，顯示貨幣交易模式與流通概念，可能在荷蘭人、漢人及原住民之間的頻繁交流和互動下，逐漸被臺灣島內居民所熟悉。直至十八世紀初的清領時期，荷蘭貨幣可能仍流通於臺灣地區，是故，清初黃叔璥著作《臺海使槎錄》中，提到臺灣「交易最尚番錢，紅毛所鑄銀幣也。長斜無式，上印番字，銀色低潮」之語。[48] 社內遺址出土 Stuiver 銀幣嚴重磨損，呈不規則造形，多少也反映「長斜無式」的外觀特徵。至於兩件荷蘭銀幣的含銀量，僅六至七成左右，也對應了黃叔璥所謂「銀色低潮」的認識。

（三）西班牙銀幣的幣值

十五世紀末西班牙人征服美洲後不久，便開始運用美洲豐富的銀礦鑄造錢幣。早在 1535 年，西班牙國王卡洛斯一世（Carlos I，1516-1556）便已下令中美洲墨西哥等地建造鑄幣廠，並於 1537 年正式頒布敕令，授予美洲地區鑄造各種

---

46 〈6 Stuiver (Scheepjesschelling)〉，「Coin Catalog」，下載日期：2014 年 11 月 13 日，網址：http://colnect.com/en/coins/coin/38486-6_Stuiver_Scheepjesschelling-Holland-Dutch_Republic_-_Provinces。

47 倪模，《古今錢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頁 1705、1710。

48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頁 42-43。

面額里爾銀幣的權利。[49] 西班牙標準面值的銀幣為 8 里爾，西文稱之為 real de a ocho，即一般所謂的「piece of eight」，等於 1 披索（Peso），另有面額較小而紋飾布局相同的銀幣，依序為 4 里爾、2 里爾、1 里爾、1/2 里爾、1/4 里爾，尺寸依序縮小（海外傳世實物例見圖 88）。[50]

當西班牙人越過太平洋占領菲律賓，大規模地在亞洲地區進行貿易後，中國南部的華商經由馬尼拉貿易，開始普遍接觸到這種由美洲白銀所製的貨幣。明清時期的中國文獻中，對各種幣值西班牙銀幣的具體認識頗有描述，例如晚明張燮《東西洋考》「卷五：東洋列國考 呂宋」條，稱西班牙銀錢：

> 大者重七錢六分，夷名黃幣峙；次者三錢六分，名突唇；又次一錢八分，名羅料釐；小者九分，名黃料釐：俱自佛郎機攜來。[51]

張燮所述西班牙銀錢之名稱，皆應為漢字所書寫之西班牙語音譯；所謂「黃幣峙」即西班牙文之 Un Peso（1 披索，即 8 里爾），「突唇」為 tostón（4 里爾），「羅料釐」為 dos reales（2 里爾），「黃料釐」為 un Real（1 里爾），[52] 可知其所描述的幾種西班牙錢幣，實為幣值依序遞減的里爾銀幣。

清代倪模在其著作《古今錢（泉）略》中，則試圖畫出各種面額西班牙國王頭像銀幣的錢紋特徵，同時依序記下個別的尺寸與重量（圖 89）：

> 右銀洋錢二品，俱花邊中人頭，花紋微異，徑一寸七分半，厚一分，重七錢五分。
>
> 右銀洋錢，花邊人頭，重三錢六分，徑一寸四分，厚一分。
>
> 右銀洋錢，花邊人頭，重一錢八分，徑一寸二分，厚八釐。
>
> 右銀洋錢，花邊人頭左向，重一錢二分，徑一寸一分，厚六釐。

---

49 方真真著、主譯，《華人與呂宋貿易（1657-1687）：史料分析與譯註》（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12），第一冊，頁 80-81。

50 Ponterio & Associates Inc., *Public and Mail Bid Auction: Sale #56* (San Diego, CA: Ponterio & Associates Inc., 1992), p. 528.

51 張燮著、謝方點校，《東西洋考》（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 94。

52 方真真著、主譯，《華人與呂宋貿易（1657-1687）：史料分析與譯註》，第一冊，頁 87；陳宗仁，《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臺灣早期史研究（1400-1700）》（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頁 377。

> 右銀洋錢，邊無文洋字中人頭，一面雙柱形，重九分，徑八分半，厚半分。右銀洋錢二品，花邊人頭，並同重四分，半徑七分有奇，厚半分。[53]

至十八世紀左右，各種不同面值與大小的西班牙銀幣，已被臺灣居民賦予了「大錢、中錢、芠或小番餅」等各自特有之名稱。例如乾隆 6 年（1741）劉良璧《重修臺灣府志》載：

> 鑄銀為錢，每顆重七錢有奇，謂之「大錢」；半其重者，為「中錢」；遞而輕之至一錢八分以至九分，四分半者，謂之「芠子」；即今台地所用「番銀」是也。[54]

另見乾隆 12 年（1747）范咸《重修臺灣府志》稱：

> 圓錢（一名花欄錢；重七錢二分。亦有小者二當一，並有四當一者）……中錢（重三錢六分）、芠（亦銀錢。有重一錢八分，亦有重九分及四分五厘者。以上皆來自咬□吧、呂宋）。[55]

晚清蔣師轍《臺游日記》則稱：

> 所謂圓錢，則今之番餅（俗名洋錢，每重七錢二分，上鑄人面形者曰人頭番，鑄鷹形者曰鷹洋，皆來自西洋。）……中錢及芠，則今之小番餅（中錢，三錢六分，則俗所謂對開洋錢，以二當一。芠，重一錢八分，則俗所謂四開洋錢，以四當一；重九分，則八開；四分五厘，則十六開；今皆有之），皆自西洋流入，非臺產也。[56]

綜觀以上史料所載內容，吾人大致可梳理出明清時期中國南方地區對各種面額西班牙銀幣的認識；一般通稱為「圓錢」或「番餅」的 8 里爾銀幣，又稱為「大錢」，晚明時期較重，有七錢六分，到了清代較輕，七錢二分為多，亦有稱七錢五分者，

---

53 倪模，《古今錢略》，頁 1688-1691。

54 劉良璧修，《重修臺灣府志》（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7），卷十九：雜記・外島（附），頁 532。

55 范咸修，《重修臺灣府志》（臺北：大通書局，1984），卷十七：物產（一）金石，頁 495。

56 蔣師轍，《臺游日記》（臺北：大通書局，1987），卷二，頁 65。

故常被稱做「七二銀」。而 4 里爾銀幣則被稱為「中錢」或「對開洋錢」，重三錢六分，面值 2 里爾以下的銀幣，則多被稱為「芠」、「芠子」、「芠仔銀」或「小番餅」，其中 2 里爾銀幣重一錢八分，又稱「四開洋錢」。1 里爾銀幣重九分，又稱「八開洋錢」，1/2 里爾銀幣重四分五釐或四分，又稱「十六開洋錢」。

至於清代番銀大錢（8 里爾銀幣）與制錢（銅錢）的兌換折合比率，則因時間、地區的不同而有所變動，透過史料整理與分析可知，十九世紀臺灣地區的 8 里爾番銀與制錢兌換率，約自 1：900 至 1：1426 不等。[57] 如將 1 里爾銀幣依據前述兌換率折合換算後，知其大致可兌換 112 至 178 枚銅錢不等。

另一方面，仍須在此明確提到的是，清代臺灣各類銀幣的流通，主要是以秤量制為主，而銀元與小面額銀幣之間的對價關係，尚須考慮銀幣的品質與兌換習慣，是故，儘管「芠仔銀」在當時日常零售交易上，可被視為一種重要的補助性貨幣，但並非是一種完全可按照面額直接兌換的輔幣。[58]

（四）小面額西班牙銀幣的使用

臺南市鄭成功文物館所收藏的 4 里爾、2 里爾、1 里爾西班牙銀幣，可算是相當珍貴的臺灣傳世小面額西班牙銀幣實物。有關這些小面額銀幣在清代臺灣日常生活的實際使用狀況，則臺南水交社墓葬所發現的 1 里爾銀幣，及其考古出土現象，提供了一些至關重要的訊息。

水交社 SJS-A-B9 號墓，為典型明清時期外槨三合土澆漿墓，發掘清理時木質內棺已完全腐朽，墓穴東側、南側人骨已遭嚴重擾動，上半身僅存局部較為完整，下身肢骨保存狀態尚可，葬姿仰身直肢，頭向朝東，為男性成年個體（圖 90）。人骨右側腰部出土玉質荷包束片，以及十三枚疊置錢幣（圖 91），所出錢幣表面尚見織品殘跡（圖 92）。

錢幣上方同時發現的扁長方形穿孔玉片，中開二孔（圖 93），功能為繡包、錦袋類織品上之束具，二孔為穿繫絲繩之用，做為束緊袋口的配件，故研判墓主腰際原先應配掛繡包、錦袋之類的荷包。此類玉束長度約在 2 至 6 公分左右，不

---

57 李冕世、黃典權，〈清代臺灣地區貨幣制度及研究〉，《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報》3（1976 年 7 月），頁 27-30。

58 張庸吾，〈清季之臺灣貨幣流通考〉，頁 20-21。

僅是明鄭至清代臺灣漢人生活日用之物，同時也被置於墓中陪葬，反映當時漢人喪葬禮俗。現就相關出土品與傳世文物觀之，知其頗有一定數量，可資進一步比對分析。目前臺灣所發現年代最早的本類玉器，以臺南市南郊明鄭時期「許申墓」出土「白玉包金玉束」為代表，長 2.5 公分，厚 0.33 公分（圖 94），兩側穿孔內壁以金片包覆，正面兩孔之間覆蓋鏤空金質羅錢紋，做工極為精緻。[59] 彰化縣八卦山舊墓地出土的清代玉束片（圖 95），[60] 器身素面無紋，寬度與厚度略有差異，質地亦分白玉、青玉二種；至於大陸南方明清墓葬出土的同類案例，則可見於江蘇江陰明墓出土棉質錢袋及「墨石」束片。[61] 另一方面，臺灣傳世清代織品中的繡包實物（圖 96），[62] 則提供吾人清楚觀察束片繫緊固定於繡包上部的使用方式。

臺南水交社 B9 號墓荷包殘跡旁所發現的 13 枚錢幣，經修護後確認有 12 枚銅錢與一枚卡洛斯四世 1 里爾銀幣，其中銅錢年代最早者為康熙通寶（1662-1722），最晚為道光通寶（1821-1850），故可知該墓葬年代上限，應在十九世紀中期左右。

水交社墓葬所發現之荷包殘跡，及其內置的中國銅錢與西班牙銀幣，顯示了此種喪葬禮俗與現實生活之間的聯繫。清代臺灣漢人經常隨身佩帶荷包，用以收存貨幣或雜物，而這些隨身攜帶的貨幣，可用來支付生活日用的零售交易，且小面額西班牙銀幣與銅錢，同時被發現於墓主的荷包之中，顯示前者被用於日常交易的實際狀況。

（五）西班牙銀幣的成分

西班牙所發行的銀幣，以標準 8 里爾銀幣為代表，另有面值與尺寸依序遞減的 4 里爾、2 里爾、1 里爾、1/2 里爾、1/4 里爾的小面額銀幣，但無論面額大小差異，含銀量大致相同，皆在八成九至九成左右（可參照表十一所列四種西班牙銀幣之各幣值含銀量數據）。

根據本文檢測六件 8 里爾銀幣之 XRF 螢光光譜分析結果顯示，含銀量在 92.08wt.%至 87.72wt.%之間（表十二），數值頗為正常，符合西班牙 8 里爾銀幣

---

59 盧泰康，〈臺南地區明鄭時期墓葬出土文物〉，收於林保堯主編，《美術考古與文化資產：以臺灣地區學者的論述為中心》（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08），頁 115。

60 李俊德編，《八卦山史跡文物展（圖錄）》（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9），頁 62。

61 江陰博物館，〈江蘇江陰葉家宕明墓發掘簡報〉，《文物》639: 8（2009 年 8 月），頁 30-45+1。

62 感謝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提供藏品協助記錄與研究的進行。

九成左右含銀量的規制。再將此一檢測數據結果，對照過去海外地區所見相關考古發現銀幣成分檢測案例，例如 1800 年沉沒的西班牙 Santa Leocadia 號沉船所打撈 8 里爾銀幣，銀含量在 95.96wt.%至 87.96wt.%之間，[63] 亦與本文檢測銀幣所得相當接近。另一方面，若以文物所秤重量克數，換算為兩制，則上述六件銀幣重量皆在七錢至七錢二分不等，同樣可對應中文史料中西班牙佛頭銀的重量紀錄。

至於本文針對上述四件面額較小的西班牙銀幣檢測分析結果，數值卻相當不尋常，顯示一個頗為特殊的現象。即四件小面額銀幣的含銀量（表十三），明顯低於正常的 8 里爾銀幣，其中三件傳世的 4 里爾、2 里爾與 1 里爾銀幣的含銀量，僅在 64.4 wt.%至 57.12 wt.%之間。另在重量上，三件銀幣亦明顯低於史料文獻中所載兩制數據，例如卡洛斯四世 4 Real 銀幣（文物編號 1320），僅重二錢四分五釐，而文獻所稱應為三錢六分；卡洛斯四世 2 Real 銀幣（文物編號 1321），僅重一錢六分二釐，文獻所稱應為一錢八分；卡洛斯四世 1 Real 銀幣（文物編號 1322），僅重七分七釐，文獻所稱應為九分。最後是臺南水交社墓葬所出土的 1 里爾銀幣，含銀量則更低，僅為 25.41 wt.%，換算為兩制僅重六分八釐。

表十一　四種西班牙銀幣幣值與含銀量對應表

西班牙飛利浦五世雙地球雙柱銀幣					
8 里爾	4 里爾	2 里爾	1 里爾	1/2 里爾	1/4 里爾
91.7%	91.7%	91.7%	91.7%	91.7%	91.7%
西班牙卡洛斯三世銀幣（幣面為國王頭像與雙柱版）					
8 里爾	4 里爾	2 里爾	1 里爾	1/2 里爾	1/4 里爾
90.3、89.6%	90.3、89.6%	90.3、89.6%	91.7、89.6%	90.3、89.6%	—
西班牙卡洛斯四世銀幣（幣面為國王頭像與雙柱版）					
8 里爾	4 里爾	2 里爾	1 里爾	1/2 里爾	1/4 里爾＊
89.6%	89.6%	89.6%	89.6%	89.6%	89.6%
西班牙斐南迪七世銀幣（幣面為國王頭像與雙柱版）					
8 里爾	4 里爾	2 里爾	1 里爾	1/2 里爾	1/4 里爾＊
89.6%	89.6%	89.6%	89.6%	89.6%	90.3%

說明：本類 1/4 里爾幣面紋飾略有不同

資料來源：本表整理自「Coindatabase」，下載日期：2014 年 9 月 28 日，網址：http://www.coindatabase.com。

63 James R. Craig, John E. Callahan, Joe T. Kimbell, and Todd N. Solberg, “Corrosion Mineralogy of An 1800 Spanish Piece of Eight,” *The Canadian Mineralogist* 40: 2 (April 2002), p. 589, Table 1.

表十二　六件西班牙 8 里爾銀幣半定量主要成分比例（wt.%）表

編號	名稱 / 成分	Cu	Ag
1298	臺南傳世雙地球雙柱 8 Reals 銀幣	11.32	87.72
1301	臺南市府傳世卡洛斯三世 8 Reals 銀幣	7.22	92.39
1300-1	臺南市府傳世卡洛斯四世 8 Reals 銀幣	7.59	91.76
1300-2	臺南市府傳世卡洛斯四世 8 Reals 銀幣	8.11	91.16
1302	臺南市府傳世卡洛斯四世 8 Reals 銀幣	7.35	92.08
1300-3	臺南市府傳世斐南迪七世 8 Reals 銀幣	6.69	92.00

說明：筆者製表。

表十三　四件西班牙小面額銀幣半定量主要成分比例（wt.%）表

編號	名稱 / 成分	Cu	Ag	Pb
1320	臺南市府傳世卡洛斯四世 4 Reals 銀幣	41.27	58.36	-
1321	臺南市府傳世卡洛斯四世 2Reals 銀幣	42.06	57.12	-
1322	臺南市府傳世卡洛斯四世 1 Real 銀幣	33.69	64.40	1.23
UN0116	水交社清墓出土卡洛斯四世 1 Real 銀幣	74.14	25.41	-

說明：筆者製表。

上述四件小面額西班牙銀幣，在含銀量與重量上所呈現的數據特徵，極有可能反映了清代洋銀偽造的現象。[64] 有關洋銀偽造與戳印驗別的議題，本文將於下一節中討論，在此僅指出這些清代稱為「芰仔銀」（或稱「銀角」）的小面額銀幣，不只存在偽造的問題，鑄造、發行的地區也不在少數，包括西方國家、亞洲的香港、廣東與臺灣本地。[65] 由於各類小額銀幣的銀色成分不一，故在日常交易時經常因為判斷價值標準的不同，而造成嚴重的糾紛，[66] 例如連橫《臺灣通史》述及清末臺灣設省以後，日常金融貨幣交易混亂的情況時，即言：「外幣紛入，制錢日亡，鄉曲細民，每以小錢（指小額銀幣）之故，攘臂相爭，怒起械鬥，殺人罷市，屢見疊聞」。[67]

---

64 有關此一認識，2009 年首次檢測水交社出土西班牙 1 里爾銀幣時，便有研判其為偽造銀幣之推測，但當時尚無法確定該銀幣成分特徵是否為銅鏽所導致的影響，參見王竹平，〈臺南水交社墓葬群出土金屬遺物的修護及其脈絡考：以清代官帽頂飾與古錢幣為例〉，頁 69。而本文針對多件西班牙銀幣標本所進行檢測的結果，則更進一步確定了此一特殊現象，並非個別之孤例。

65 張庸吾，〈清季之臺灣貨幣流通考〉，頁 20。

66 曾澤祿，《臺灣貨幣的精神與文化》（嘉義：自刊本，2004），頁 47。

67 連橫，《臺灣通史》（臺北：眾文圖書公司，1979），「度支志」，頁 212。

（六）銀幣的偽造與幣面戳印

臺灣考古出土或傳世的西方銀幣表面，常見各種戳印符號，這是由於洋銀在中國大量流通以後，出於交易獲利的需求，洋銀偽造蔚然成風，中國國內許多地區皆有仿鑄外國銀元，例如清人諸聯稱其有「小潔、廣板、建板、閩板、浙板、錫板、蘇板之名」，[68] 可知晚清中國南方的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各省，洋銀偽造的情況相當普遍。至於偽造銀幣的目的，自然是為了謀取利潤，故多設法降減銀料含量，偽造方法極為多樣，前引諸聯所提到的一些如下：

> 有邊旁銼削者，復有輕一錢三四分者，名走板，為外洋私鑄，若生啞而文縐，名爐底，此三種價特稍減。下此紅銅為質，外粘白金，或鎔銀時，摻雜銅屑，或雕空洋板，中以鉛灌種種作偽，皆可亂真。[69]

清人周騰虎亦稱：「洋銀之偽，有夾銅、有蘇板、有鑽鉛，巧式心思，無奇不有……。」[70] 道光 6 年（1826）廣東出版的洋銀鑑別專書《銀經發密》，更羅列了高達四十五種的銀貨偽造或變造之法。[71]

故此，洋銀在中國地區交易流通時，商家多利用各種方法檢驗銀幣，以明辨其真偽，藉此剔除含銀量不足之偽品，例如晚清林則徐在「江蘇奏稿」中提及：

> 至謂內地鎔化紋銀，仿鑄洋銀，如原奏所稱蘇板、吳莊、錫板等名目，向來誠有此種作偽之弊，然仿鑄原以牟利，自必摻雜銅、鉛，然後有利可牟，而近來民間兌驗洋銀，極為精細，蘇板等類，較洋板成色懸殊，以之兌錢，是以客商皆剔出不用。[72]

另道光朝末年擔任分巡臺灣兵備道的徐宗幹，亦曾向郊行商賈發布諭示，告誡勿以劣貨欺矇遠客。顯示當時所有的銀幣，大多會交付具有信用之郊行商人，

---

68 諸聯，《明齋小識》，卷十二：洋錢，頁 6223。

69 諸聯，《明齋小識》，卷十二：洋錢，頁 6223。

70 周騰虎，〈鑄銀錢說〉，收於盛康輯，《皇朝經世文編續編：户政》（臺北：文海出版社，1972），卷五十八，頁 6771。

71 增井經夫，《中国の銀と商人》，（東京：研文出版，1986），頁 59-64。

72 林則徐，《林文忠公政書》（北京：中國書店，1991），「江蘇奏稿卷五：蘇省並無洋銀出洋摺」，頁 42。

進行甄別極印，以證明其並非贋造。[73]

清代各種銀幣鑑別的方法中，依靠目驗或聽音辨別真假的方式，最為簡便。而同治 5 年（1866）浙江刊行的銀幣鑑別專書《洋銀弁正》中，則具體提出了九項鑑別要領，分別是：先定神色、看花紋、觀底版、視花邊、聽聲音、弁戳印、估大小、論厚薄、推輕重。[74] 這類目驗洋銀的真實景象，亦可見於清代晚期的照片影像資料（圖 97），呈現 1860 年代華人手持洋銀，逐一檢視其真偽的情況。[75]

另一方面，如欲有效確認銀幣成分，仍須依靠「錐銀撞銀之法」，[76] 藉由「破壞性」的方式，透過捶打戳印或切碾，查驗銀幣的硬度與質地，是否夾雜過量的銅、鉛、錫等其它金屬。依照本文針對實物的觀察可以發現，各種洋銀幣面所見的戳印痕複雜而多樣，這些印記的內容包含了各種漢文字體，諸如「天」、「大」、「王」、「春」、「艮（銀）」、「二」、「足」、「合」、「工」、「交」、「足」、「忠」、「干」、「一」等等，也有類似符號形式的花押，如「＊」、「）（」、「卐」、「H」等。這些戳記分別代表不同商家或銀號的驗印標示，所有印紋皆為捶敲陰刻而成，有些相當清晰，有些則密集重複疊壓，導致幣面圖文與戳印標記模糊不清。另有一件特殊案例，見於臺南市鄭成功文物館收藏西班牙斐南迪七世銀幣（文物編號 1300-3，見上文），該幣面所見雙圓形戳印極深（圖 99），甚至造成銀幣穿孔破壞。再透過顯微放大觀察，可在穿孔透空處，明顯看到平行密集的斜向鑿痕（圖 98）。

有關銀元幣面戳印的時代先後差異，曾有研究者提出其早晚特徵有所不同，十八世紀的銀價穩定、洋元銀含量較高，戳印力道較輕，印痕也較為細小；到了十九世紀的嘉慶、道光朝以後，偽造洋銀充斥，使查驗銀幣趨於頻繁，時有所見粗大而加重力道的戳印，甚至是鑿穿壁面的狀況。[77] 清人周騰虎曾記載：「佛頭銀已於道光初年停鑄，所來中國洋銀，愈用愈少，閩廣各省，必椎爛用之……。」[78] 十八世紀所鑄造的西班牙銀幣，在歷經長期流通使用後，頻繁轉手，勢必導致驗印次數增加，故幣面大多遭受相當程度的損毀，此類銀幣即一般俗稱的「粗銀」

---

73 伊能嘉矩原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譯、江慶林等譯，《臺灣文化志（下卷）》（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1），頁 31。

74 增井經夫，《中国の銀と商人》，頁 65-66。

75 香港博物館編，《香港貨幣（The Currency of Hong Kong）》（香港：香港市政局，1983），頁 9。

76 增井經夫，《中国の銀と商人》，頁 62。

77 曾澤祿，《臺灣貨幣的精神與文化》，頁 121-122。

78 周騰虎，〈鑄銀錢說〉，頁 6769。

（Chopped Dollar）或「爛板銀」，此外尚見依其受損狀況之別，而有「大糙」（鑿痕深多者）、「小糙」（鑿痕淺少者）之分，[79] 更有甚至變形「如燒歪之酒盃，多穿小孔無復原形者」。[80]

至於本文所討論之臺南市鄭成功文物館收藏傳世銀幣中，部分西班牙銀幣幣面亦有上述特徵，例如前文所舉西班牙卡洛斯四世 8 里爾銀幣（文物編號 1302）、卡洛斯三世 8 里爾銀幣（文物編號 1301），皆屬相當典型案例。事實上，幣面具有大量戳印痕的洋銀，不僅可見於臺灣地區，中國東南與海外地區亦時有發現。例如廣東湛江市區出土西班牙銀幣，表面即可見大量戳印痕（圖 100）；[81] 在印尼海域發現的 1822 年「的惺」號（Tek Sing）中國沉船出水文物中，也有了這種鑿蓋戳印的西班牙銀幣（圖 101）。[82] 此外，由於當時不少洋銀幣面的戳印過多，損毀嚴重，也不免耗損銀幣重量，使銀幣在秤量時，由原先標準的「七二銀」（重七錢二分）被降為「七錢銀」進行交易，[83] 或被重新熔鑄成其它銀貨，藉以流通。

（七）晚清流通的墨西哥與日本銀幣

十九世紀二十年代以降，墨西哥獨立後開始鑄造發行自己的銀幣。由於歐美國家前往廣州貿易，使大量的墨西哥鷹銀流入；福建南部流通的時間亦早，道光年間已開始流入廈門，一度成為當地市場的標準貨幣，[84] 而這些輸入廈門的鷹銀，應是由東南亞轉口而來。到了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以後，墨西哥銀元已在中國被接受而廣泛流通，並從沿海與南方地區擴及至中國內地，鷹銀在許多都市一度成為標準通貨，尤其上海一帶，銀元券多規定以墨西哥鷹銀兌現。[85] 至於晚清對外貿易頻繁的臺灣，也是大量使用墨西哥銀元的地區，根據過去研究者整理明治 32 年（1899）《臺灣總督府第一統計書》所載資料的統計：光緒 14 年（1888）至光緒 20 年（1894）的七年間，累計墨西哥銀元貿易額高達 1,700 餘萬元，平均每年有 244 萬 3 千元流入臺灣，推測大多應是對外貿易收入，而每年亦有相當數額

---

79 許瑤光，《談浙》（成都：巴蜀書社，1993），頁 202。

80 張庸吾，〈清季之臺灣貨幣流通考〉，頁 30。

81 筆者攝於 2013 年福建省博物院所舉辦「海上絲綢之路七省聯展」。

82 Nagel Auctions, *Tek Sing Treasures* (Stuttgart, Germany: Nagel Auctions, 2000), p. 331.

83 李冕世、黃典權，〈清代臺灣地區貨幣制度及研究〉，頁 8。

84 陳阿泉，〈流入廈門的外國銀幣〉，《福建文博》40: 2（2001 年 6 月），頁 91。

85 張寧，〈墨西哥銀元在中國的流通〉，《中國錢幣》83: 4（2003 年 3 月），頁 28。

的墨西哥銀透過交易流出，七年合計出口 667 萬 6 千多元，平均每年為 95 萬 3 千多元，[86] 可見當時有相當數量的墨西哥銀元在臺灣島內流通。

另一種十九世紀晚期開始在臺灣大量流通的貨幣是日本圓銀，光緒 18 年（1892）南京文人蔣師轍訪臺時，在日記中提及遊臺諸多見聞，即稱：「今臺灣盛行者則日本番餅，銀色尤不足，而式頗精。」[87] 清末臺灣所見的日本龍銀，有從中國華南地區流入者，也有直接透過對日貿易獲得，另一管道則為同治 13 年（1874）日本侵臺時所傳入。[88] 1895 年日人據臺後，日本「一圓銀幣」一度成為法定貨幣，但隨著殖民地政府逐步實施幣制改革，推動與日本內地一致的金本位制度，最後遂於明治 42 年（1909）完全終止了「一圓銀幣」的官方收款與兌換。[89] 儘管如此，由於日本政府並未干涉臺人之間的私下流通，故日本圓銀的民間交易，勢必仍存在了相當長的時間，而此一時期臺灣地區的墓葬，隨葬日本圓銀的現象頗為常見，例如近年臺南市新市區第一公墓所清理的一批晚清至近代墓葬中，即發現不少陪葬的日本銀圓（圖 102、圖 103）。[90]

（八）商業交易之外的運用

明清時期西方輸入臺灣的各種銀幣，不僅在當時經濟市場交易扮演重要角色，透過臺灣出土的實際狀況可知，這些西方銀幣同時也是財富的象徵，因而被充做陪葬品，納入當時臺灣漢人仕庶喪葬禮俗的儀式中，伴隨死者下壙埋葬。這種現象不單見於臺灣地區，過去在福建南部安溪所發現的清代墓葬，亦見西方銀幣陪葬的案例。[91]

另一方面，臺灣原住民社會也在這個時期，透過對外交易取得並使用西方銀幣，他們對西方銀幣的運用，亦非僅只單純用於易貨買賣，就傳世實物資料所見，有些銀幣會被改製成原住民服裝的配件飾品，例如本文所述國立臺灣博物館收藏的阿美族「瑪瑙珠銀幣胸飾」，即可見荷蘭 6 Stuvier 銀幣被加工穿孔後改裝為墜

---

86 袁穎生，《臺灣光復前貨幣史述》（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頁 97-98。

87 蔣師轍，《臺游日記》，頁 65。

88 張庸吾，〈清季之臺灣貨幣流通考〉，頁 19。

89 蘇震，〈光復前臺灣貨幣制度之演變〉，收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經濟史・初集》，頁 5-9。

90 該批墓葬所出土的各類文物，現由臺南市新市區公所收存。

91 福建博物院、安溪縣博物館，〈安溪湖頭明清墓葬〉，《福建文博》44: 1（2003 年 3 月），頁 70-71。

飾，幣面也被刻上特殊的陰紋細線符號。此外，也有部分西方銀幣的使用方法，與漢人喪葬習俗相似，如本文前述屏東恆春排灣族墓葬所出土的西方銀幣，便是被置入原住民的喪葬儀式中做為隨葬物件。

四、結論

本文主要針對臺灣南部出土與傳世的十七至十九世紀西方銀幣，進行深入的觀察記錄與檢視、科學儀器檢測分析、文獻史料梳理，以及相關實物的比對分析，首次確認了臺南社內遺址考古出土的一件荷蘭 2 Stuvier 銀幣，以及國立臺灣博物館收藏原住民胸飾上的一件荷蘭 6 Stuvier 銀幣。繼而針對各種類型（雙地球雙柱銀幣、卡洛斯三世銀幣、卡洛斯四世銀幣、斐南迪七世銀幣）、不同幣值（8 里爾、4 里爾、2 里爾、1 里爾）的西班牙銀幣、墨西哥 8 里爾銀幣，以及西式的日本圓銀，詳細記錄其幣面紋飾、銘文、尺寸、重量及外觀特徵，並對上述這些銀幣的發行與流通、日常交易與使用、成分數據比對、銀幣偽造、幣面戳印，以及這些銀幣在喪葬與裝飾上之運用等各項相關研究議題，逐一進行探討與分析，從而對這些臺灣考古出土與傳世收藏的早期西方銀幣，有更加具體的理解與認識。

附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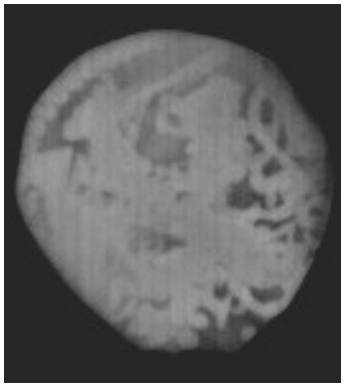

圖 1

圖 2

圖 3

圖 4

圖 5

圖 6

圖 7

圖 8

圖 9

圖 10

圖 11

圖 12

圖 13

圖 14

圖 15

圖 16

圖 17

圖 18

圖 19

圖 20

圖 21

圖 22

圖 23

圖 24

圖 25

圖 26

圖 27

圖 28

圖 29

圖 30

圖 31

圖 32

圖 33

圖 34

圖 35

圖 36

圖 37

圖 38

圖 39

圖 40

圖 41

圖 42

圖 43

圖 44

圖 45

圖 46

圖 47

圖 48

圖 49

圖 50

圖 51

圖 52

圖 53

圖 54

圖 55

圖 56

圖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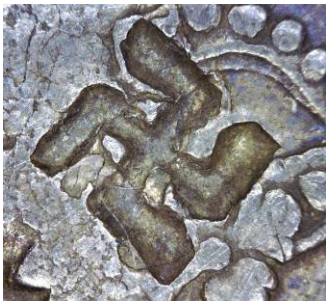

圖58

圖59

圖60

圖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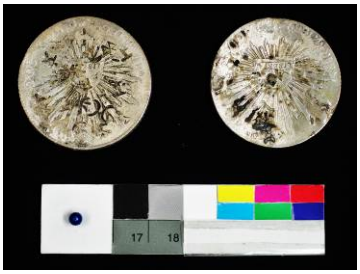

圖62

圖63

圖64

圖65

圖66

圖67

圖68

圖69

圖70

圖71

圖 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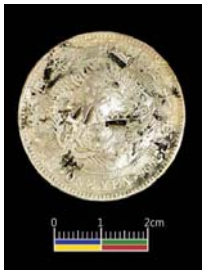

圖73

圖 74

圖75

圖76

圖 77

圖 78

圖79

圖80

圖81

圖82

圖83

圖84

圖85

圖86

圖87

圖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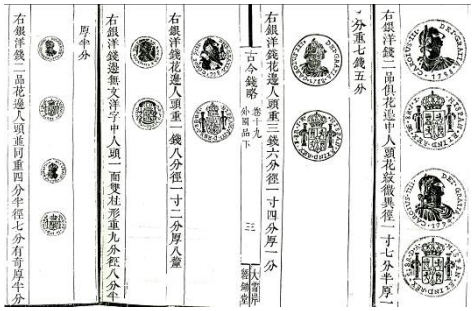

圖89

圖 90

圖 91

圖92

圖93

圖94

圖95

圖96

圖97

圖98

圖99

圖100

圖101

圖102

圖103

引用書目

〈6 Stuiver (Scheepjesschelling)〉,「Coin Catalog」,下載日期:2014 年 11 月 13 日,網址:http://colnect.com/en/coins/coin/38486-6_Stuiver_Scheepjesschelling-Holland-Dutch_Republic_-_Provinces。

〈Coat of Arms of the Netherlands〉,「維基百科英文版」,下載日期:2013 年 5 月 26 日,網址:http://en.wikipedia.org/wiki/Coat_of_arms_of_the_Netherlands。

〈Virtuele munten verzameling〉,「Nederlandsemunten.nl」,下載日期:2013 年 5 月 25 日,網址:http://www.nederlandsemunten.nl/Virtuele_munten_verzameling/Virtuele_munten_verzameling_zonder_index.htm。

〈Zeeland, Netherlands Classic Round Sticker〉,「Zazzle」,下載日期:2013 年 5 月 25 日,網址:http://www.zazzle.com/zeeland_netherlands_round_sticker-217765391754359221。

〈ZELLAND, 2-stuiver Zeeland, 1640〉,「Detectorvondsten.nl」,下載日期:2013 年 5 月 25 日,網址:http://www.detectorvondsten.nl/muntenalbum/provzilver.htm。

〈瓜納華托〉,「維基百科中文版」,下載日期:2014 年 10 月 10 日,網址:http://zh.wikipedia.org/zh-tw/%E7%93%9C%E7%BA%B3%E5%8D%8E%E6%89%98。

「Coindatabase」,下載日期:2014 年 9 月 28 日,網址:http://www.coindatabase.com。

たばこと塩の博物館(編)

1998 《航路アジアへ!:鎖国前夜の東西交流》。東京:たばこと塩の博物館。

山口美由紀

2008 《長崎出島:甦るオランダ商館》。東京:同成社。

中川十二、渡部敦

1973 《古錢入門:収集と利殖》。東京:日本文藝社。

方真真(著、主譯)

2012 《華人與呂宋貿易(1657-1687):史料分析與譯註》,第一冊。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

王竹平

2014 〈臺南水交社墓葬群出土金屬遺物的修護及其脈絡考:以清代官帽頂飾與古錢幣為例〉,收於盧泰康主編,《臺灣文化資產中的出土文物研究與修護》,頁 48-75。臺南: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文博學院藝術史學系。

伊能嘉矩(原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譯)、江慶林等(譯)

1991 《臺灣文化志(下卷)》。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江陰博物館

2009 〈江蘇江陰葉家宕明墓發掘簡報〉,《文物》639(8): 30-45+1。

江樹生(譯註)

2002 《熱蘭遮城日誌・第二冊:1641-1648》。臺南:臺南市政府。

2004 《熱蘭遮城日誌・第三冊:1648-1655》。臺南:臺南市政府。

李匡悌

2004 《三舍暨社內遺址受相關水利工程影響範圍搶救考古發掘工作計劃期末報告》,委託單位:臺南縣政府;執行單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臺南:臺南縣政府。

李俊德（編）
1999 《八卦山史跡文物展（圖錄）》。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
李冕世、黃典權
1976 〈清代臺灣地區貨幣制度及研究〉，《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報》3: 1-54。
周傳芳、周國卿
2005 〈西班牙“人像雙柱”銀元版別初探〉，《收藏界》43(7): 40-41。
周騰虎
1972 〈鑄銀錢說〉，收於盛康輯，《皇朝經世文編續編：戶政》，頁 6769-6773。臺北：文海出版社。
林則徐
1991 《林文忠公政書》。北京：中國書店。
范 咸（修）
1984 《重修臺灣府志》。臺北：大通書局。
香港博物館（編）
1983 《香港貨幣（The Currency of Hong Kong）》。香港：香港市政局。
倪 模
1992 《古今錢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袁穎生
2001 《臺灣光復前貨幣史述》。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亀谷雅嗣
2003 《日本の近代銀貨：一円銀貨の部》。東京：書信館出版株式会社。
張 寧
2003 〈墨西哥銀元在中國的流通〉，《中國錢幣》83(4): 26-30。
張 燮（著）、謝方（點校）
2000 《東西洋考》。北京：中華書局。
張庸吾
1954 〈清季之臺灣貨幣流通考〉，收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經濟史・初集》，頁 16-30。臺北：臺灣銀行。
許瑤光
1993 《談浙》。成都：巴蜀書社。
連 橫
1979 《臺灣通史》。臺北：眾文圖書公司。
陳宗仁
2005 《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臺灣早期史研究（1400-1700）》。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阿泉
2001 〈流入廈門的外國銀幣〉，《福建文博》40(2): 91-92。
陳國棟
2012 〈「佛銀」、「佛頭銀」的身世：清代臺灣流通的西班牙銀幣〉，收於中國工商銀行、臺灣永豐金控編輯，《匯通天下：從錢莊到現代銀行》（展覽目錄），頁 144-149。臺北：臺灣永豐金控。

曾澤祿

2004 《臺灣貨幣的精神與文化》。嘉義：自刊本。

黃士強、陳有貝、顏學誠

1987 《墾丁國家公園考古民族調查報告》，委託單位：內政部營建署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執行單位：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屏東：內政部營建署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黃叔璥

1999 《臺海使槎錄》。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楊端六（編著）

1962 《清代貨幣金融史稿》。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漳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

2010 〈鑫榮花苑二期工地銀元窖藏清理簡報〉，《福建文博》72(3): 23-31。

福建博物院、安溪縣博物館

2003 〈安溪湖頭明清墓葬〉，《福建文博》44(1): 16-77。

劉良璧（修）

1977 《重修臺灣府志》。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增井經夫

1986 《中国の銀と商人》。東京：研文出版。

蔣師轍

1987 《臺游日記》。臺北：大通書局。

諸　聯

1978 《明齋小識》。臺北：新興書局有限公司。

盧泰康

2008 〈臺南地區明鄭時期墓葬出土文物〉，收於林保堯主編，《美術考古與文化資產：以臺灣地區學者的論述為中心》，頁 106-121。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

盧泰康、李匡悌

2009 《發現臺南水交社前清墓葬群》。臺南：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文博學院藝術史學系。

盧泰康、李匡悌、王竹平

2010 《臺南科學園區出土金屬器形制與製作工藝研究案期末報告》，委託單位：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執行單位：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臺東：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蕭宗煌、呂理政（統籌策劃）

2006 《艾爾摩莎：大航海時代的臺灣與西班牙》。臺北：國立臺灣博物館。

韓家寶、鄭維中（譯著），王興安（編校）

2005 《荷蘭時代臺灣告令集・婚姻與洗禮登錄簿》。臺北：曹永和文教基金會。

蘇　震

1954 〈光復前臺灣貨幣制度之演變〉，收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經濟史・初集》，頁 1-15。臺北：臺灣銀行。

Bucknill, Sir John

1931 *The Coins of the Dutch East Indi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Series.* London: Spink & Son Ltd..

Craig, James R., John E. Callahan, Joe T. Kimbell, and Todo N. Solberg

2002 "Corrosion Mineralogy of An 1800 Spanish Piece of Eight." *The Canadian Mineralogist* 40(2): 585-594.

Cribb, Joe, Barrie Cook, and Ian Carradice

2003 *The Coin Atlas: The World of Coinage from its Origins to the Present Day.* London: Time Warner Books.

Nagel Auctions

2000 *Tek Sing Treasures*. Stuttgart, Germany: Nagel Auctions.

Ponterio & Associates Inc.

1992 *Public and Mail Bid Auction: Sale #56.* San Diego, CA: Ponterio & Associates Inc..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Vol. 22, No. 2, pp. 151-196, June 2015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Research on Western Silver Coins Unearthed in Southern Taiwan

Tai-kang Lu

ABSTRACT

Known also as *yangying* (foreign silver coin) or *fangying* (barbarian silver coin), western silver coins circulating in Taiwan from the 17th to 19th century were of many different types and distributed in large quantity. However, little research had been done on silver coins from archaeological remains. This study on western silver coins unearthed in Southern Taiwan covered recent excavations, field studies as well as the collection of Tainan government. The artifacts examined included Dutch silver stuivers, Spanish silver reals; Mexican silver 8 reals (eagle silver) and Japanese silver yen.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details as well as the comparative analytical studies of the silver coins listed above in terms of their specific decoration, motif, inscription, date of production and value. The compositions of these silver coins were determined using scientific approaches. Cross-examination among technical findings, archaeological evidences and historical records was conducted to shed light on the cultural and historic context of western silver coins circulating in Taiwan during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Keywords: Western Silver Coin, *Yangying* (Foreign Silver Coin), *Fangying* (Barbarian Silver Coin), Archaeology of Historical Period, Antiquarian Study